

雨後的老巷，青石板被潤得發亮，我抬腳踩過水窪，留下一枚淺淺的足印。風卷著巷口九裡香的氣息撲過來，恍惚間，仿佛又看見那雙磨圓了鞋邊的黑布鞋，在泥地裡、石板上、田埂間，踩下一枚枚深穩的足印，而小小的我，正踮著腳，把自己的腳丫，嚴嚴實實地嵌進那片寬大的印記裡。

兒時的我總愛跟著外婆出門。南方的雨季長，田埂的泥土被泡得軟綿，一腳下去就陷出深深的坑。外婆怕我摔，總把我的手攥在她粗糙卻溫熱的掌心裡，一步一步走得極慢，每一步都踩得扎扎實實，留下輪廓清晰的足印。我便不肯自己走，非要等她的腳落定，再把我的腳完完整整踩進她的腳印裡，腳後跟貼著腳後跟，腳尖抵著腳尖，仿佛踩進了她為我鋪好的一方安穩天地裡。她的足印總是很深，哪怕是在濕滑的泥地裡，也從不會歪扭，我踩著走，竟從來沒有摔過跤。那時我總覺得，外婆的足印是有魔力的，只要跟著它走，就什麼都不用怕。去市集的石板路，放學回家的巷口，甚至是後山掃墓的石階，都留著我們一前一後、一大一小的足印，像一串寫在時光裡的密碼，藏著我整個童年的安穩與歡喜。

後來我漸漸長大，腳慢慢長，步子也慢慢快了。我不再願意踩著外婆的足印走，總愛甩開她的手，跑在前面，在石板路上踩出一串蹦蹦跳跳、歪歪扭扭的足印。我回頭看她，她還在後面慢慢走，足印依舊穩，卻慢了許多，有時踩在水窪裡，還會微微晃一下。我喊她快一點，她便笑著應，腳步卻始終快不起來。再後來，我去城裡讀書，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，老巷裡的足印，被風吹幹，被雨沖散，漸漸沒了痕跡。偶爾回家，牽著外婆的手走在巷子裡，她的腳步更緩了，足印淺淺的，再也沒有了當年的深穩，反倒是我，要放慢腳步，等著她，像當年她等著我一樣。

外婆走的那年，南方的雨季格外長。我回到老巷，青石板被雨水沖得乾乾淨淨，再也找不到她留下的半枚足印。我去了當年一起走過的田埂，新翻的泥土裡，只有我自己的腳印，孤零零地陷在泥裡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，原來世間大多看得見的足印，都像沙灘上的印記，潮水一來，就被抹平，連一絲痕跡都留不下。我蹲在田埂上，想起小時候踩著她的足印走路的樣子，想起她總說：「走路要踩實，一步一個腳印，做人也是一樣」，想起她一輩子待人溫厚，遇事不慌，哪怕日子再難，也從來沒亂過腳步，一步一步，把日子過成了安穩的模樣。

原來我從來沒有弄丟過外婆的足印。那些看得見的印記被時光磨平了，可那些看不見的足印，早就深深嵌進了我的人生裡。我待人接物的溫和，是踩著她的足印學的；我遇到難處時的沉穩，是跟著她的足印練的；我一步一步走在人生路上，哪怕前路泥濘，也敢踏踏實實落下腳步，是因為我知道，她的足

印，早就為我標好了最穩的方向。我們總以為足印只是腳下的痕跡，卻忘了，每一枚足印背後，都是一段走過的路，一份藏著的情，一種刻在骨血裡的傳承。

雨停了，陽光穿過九裡香的枝葉，落在青石板上。我抬腳往前走，留下一枚又一枚清晰的足印。我知道，那些愛過的人，那些教過我的道理，那些藏在時光裡的溫柔，都會化作我腳下的路，陪著我，一步一個腳印，走向更遠的地方。而這，就是足印，最珍貴的意義。